

廣 西

搖 山 兩 月 觀 察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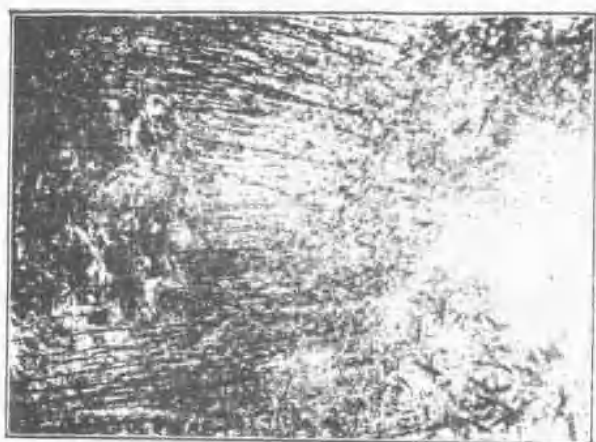
任 國 榮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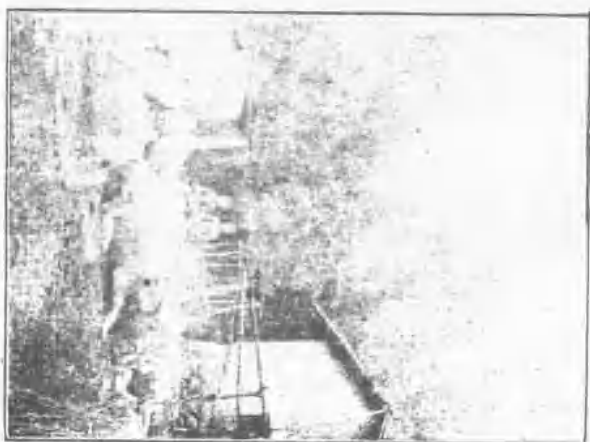
憩 小 餘 工



歸 晚 集 採



竹林



門前



于 歸
左 迎 親 中 新 娘 右 送 嫁



委 禽



四十衰翁
(姓趙名 *Gung-Sung*)



艶 装



羅 香 麗 妹
(正 中 者)

目 錄

插 圖

1. 工餘小憩
2. 採集晚歸
3. 竹林
4. 門前
5. 于歸
6. 委禽
7. 四十衰翁
8. 艷裝
9. 羅香麗妹

上 篇 概 畧

A 地 勢

1. 猪山在那裡,是怎麼樣的?
2. 聖堂頂
3. 森林

B. 種族及職業

1. 五種猪人

2. 職業

C. 生活

1. 服飾及裝飾

2. 食料

3. 居住

4. 交通

5. 迷信

6. 外力

7. 其他

D. 能力

1. 利用自然

2. 體力

中 篇 制 度

A. 村 主

1. 產生

2. 職權

B. 分配

1. 土地與森林

2. 節制生育

3. 析產及養老

C. 僱工及租借

1. 雇工與互助

2. 山林田地之租賃

3. 借貸

D. 兩性關係

1. 社交

(甲) 不畏羞的女子

(乙) 到山上捉魚去

(丙) 殺羊歌舞

(丁) 喪葬與交際

2. 婚姻

(甲) 三種的婚姻制度

(乙) 同姓通婚

(丙) 上門

3. 冶遊

4. 易妻

5. 羅運好姑娘

6.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7. 離婚

下 篇 儀 節

A. 婚 禮

B. 喪 禮

尾 聲

跋 語

顧 頤 剛

上篇 概畧

向來都很少注意及“ 獠山 ” 這個名字,不特我爲然,恐怕許多人也不免如此。自從 1926 年冬間由三江墟到過板獠的橫涌村一次以後,我腦子裡纔有一些痕跡,纔曉得有這一個地方,纔曉得有這一種人類,纔曉得獠山足可供生物學研究上標本之採取。然而居留的時日無多(前後祇有四天),所經的地方又少,而板獠更十分譎詐,不肯對我們說實話,所以知道的不外一些皮毛,得到的也不外白鷓鴣松鼠等一類的普通標本。據板獠說,此外還有一種長毛獠叫做金秀銀秀的,財多人旺,性質兇蠻,做皇帝的動輒宰人以爲樂,我們叫他介紹前往,他把舌頭伸出縮不進去,肩尖聳到與耳朵一樣高,表示出十分可怕可畏的樣子來,我們初次到去,辨不出路,認不到人,祇好收拾行

幸，溜之大吉。自從這一次探求之後，心目中雖有了一點明瞭，同時却發生了許多疑惑：究竟獠山有多麼寬，多麼長，周邊有多少里數呢？外頭的各州縣有幾條路可進去呢？他們的風俗習慣及制度如何呢？長毛獠究竟是煞東西這樣子兇蠻可畏呢？這都是我夢裡不忘的未曾解決的幾個問題。到現在這些不決的問題差不多一旦通通給我明白了，這是多麼暢快的一回事呵！現在且把他分條記載下來：

A 地勢

1. 獠山在那裡，是怎麼樣的？展開廣西省地圖一看，可見得獠山在廣西之中部而偏於東，七個縣份把牠包圍着，修仁在北方，蒙山在東北，昭平在東方，平南在東南，桂平在正南，武宣在西南，象縣在西方。各縣有各縣的通路，而且不止一條。我們前次由三江墟入，三江墟是桂平縣屬；這次從馬練入，馬練是平南縣屬。在

未到過獠山的人，每每會把獠山理想成一個很簡單的樣子，以爲獠山定必是一個極大極大的高山，各村獠人，繞着山一層層一級級的住上去。其實並不如此，獠山祇算得一派山脈，並不是一個孤單單的高山，牠的周圍究竟有幾里，此次未有測量的人材，未能精細測出，但據獠人之所告，便說有五六百里。我曾登那四千五百尺的高峰用很好的望遠鏡看過，祇見一起一伏，煞像大海中的波濤，絕無涯際，的確不算小了。獠人住居，散佈各處，各村相距，遠近不等，但決不是一層層一級級住上去的。

2. 聖堂頂 獠山既是一派山脈，山峰起伏，高低不一，最高的叫做聖堂頂，高約六千餘英尺，次爲金秀附近的石崖，高四千五百英尺，又次爲羅香附近的石崖，高約三千五百英尺。金秀及羅香的石崖我們都曾到頂上去計算過，最可惜就

是沒法到聖堂頂去。聖堂頂是一個矗立雲際的削壁，雖是晴天也要下午纔可見頂。關於聖堂頂的神話，本來也值得詳細說說，可惜沒這多的空閒時間。據獠人云：

“頂上有極大極大的一塊平地，擺起酒來可容二三百席，有一所神廟和一個魚塘，常常有仙佛降臨，所以絕不許凡人踪跡到去。在這如削的峭壁上，固然絕對不能找到一些兒攀登之路，但有時，山麓的居民（獠人），不知如何，忽然有動於心，信步上去，又忽然會找到很平很正的康莊大道，行不數步，即到山頂，見神廟中陳設都麗，貓犬鷄鴨之屬，應有盡有，但屋脊稍有穿漏，桁桷亦微有朽腐，上去的獠人，稍動修葺之念，於是磚瓦木石等應用品物，一一突現眼前。修補之後，肚子飢餓，瞬息間飯菜碗筷又齊齊整整的排列着。夜間睡眠的床帳及其他一切一切，莫不應念而至。工作完竣回家之後，再也找不出

路來。但我問何時有人到過和誰人到過，個個搖人都不會答復，再多也不過說從前有人到過吧。這一類福隨心至的神話，十足可以表示出搖人那懶惰不振的氣習來。他們又說：“從前李闔王到此被殺，那廟宇就是他的宮殿。”這些話固然一厘證據沒有，甚至李闔王是個甚麼東西他們也一毫不懂得，祇會信口的胡說吧。辛樹幟先生，屢次旅行都抱着突奔猛進精神的，聽了這一席話，不禁動了探險好奇之念，且與那祇知開步走不知向後轉的黃季莊君，都垂涎着那懸崖峭壁上的新奇羊齒，於是決由羅香撥抽小隊，前往探探。除了他們兩位及好動不過的我之外，還有精射飛鳥的江君和引路工人兩名。曉行夜宿，饑殍渴飲，兩日後到山麓的橫村住下。明日，大隊六人向山頂進發，經過林下，森森有鬼氣，蓬蒿沒頂之處，則互相呼應以壯胆，林過密或草過茂者，則

伐木刈草而進。濕林下吸血的山蛭和叢草中殺人的青蛇，使“撿死來”的我們，也不禁爲之着着提防，行路之難，至此既極，至于氣喘汗流，腰酸足痛等等是極小極小事，我們老早不視以爲苦的了。到了四千五百英尺之處，不能更上一層，去峰頂尙約一千七八百英尺。我們雖出盡了智計，鼓盡了餘勇，終底也沒法攀這猿猴不登的削壁，不能看那獯人神話中“一塊極大極大的平地”。辛黃兩位，果然願望大償，得_得有絕新奇的羊齒十餘種，我，不幸極了，引路的獯人玩弄我的鳥槍，失手了，砰然一聲把我小腿打傷，血液噴出，沒法兒祇好將綁腿緊緊的束着，扶着竹杖，忍着痛，一步一步的下山。晨早七時出發，晚上九時歸。歸途月明如水，景物如在大霧中。

我們這次探聖堂頂，一方面固然想採集上頭的生物標本和考察那分佈情